

史記論文

野戾書贈

史記論文

卷之四

史記論文 第五冊

武進吳見思齊賢評點

山陰吳興祚留村參訂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有傳有詩所志在神農虞夏故

先開開堯將遜位。讓於虞舜。伯夷所重在讓國一節故先以堯讓天舜禹之間。岳牧

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

若斯之難也。折一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卡隨

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又忽引一許由與下隨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

云一。即許由事不實說殺只作疑詞下便可撇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孔子是一篇之主

如吳太伯。伯夷之倫。又請一吳太伯帶出伯夷若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

辭不少。概見何哉。又辭正映照下伯夷筆繚繞有詩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即以孔子接下

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倒提其傳曰。伯夷事

蓋伯夷有傳在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

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

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

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

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

而食之。

序伯夷實事平實簡淨蓋前後多跌蕩此不得不平實章法也

應前軼詩

登彼西山兮。采

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

衰矣。

悲憤歷落流利抑揚此歌騷之祖也

遂餓死于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

序伯夷止此卽掉轉一筆接著怨字下發

論議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

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

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一

反借夷齊一宕引出顏淵盜跖作一反一正以極詠嘆○有堯舜由光諸人故

又引顏淵盜跖二章法。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

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又即近世人

反一正以足上。意作兩層寫妙。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一詠歎三非邪。呼應。子曰。道不同

不相爲謀。又接孔子回應怨希求仁兩句。亦各從其志也。裝一句作道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兩節正應舉世混濁。清

士乃見。又裝一句作松柏後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一作一結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又引孔子之言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引賈子四句是

伯夷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引易經五句聖人一句是

伯夷至篇末。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即

謂同類相求。聖作而物覩也。又點顏。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

夫。一反應疾沒。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又借名

歎結。夫。一反應疾沒。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又借名

史記論文。伯夷列傳。通篇純以議論詠歎。回環跌宕。一片文情。極其純密。而伯夷實事。只在中間出。頓序過。如長江大河。前後風濤重疊。而中有澄湖數頃。波平若黛。正以中間出。

管晏列傳

奇○序伯夷處全以孔子作主由光顏淵作陪客組貫串照映前後極其奇肆又極其純密是史公得意之筆○步步頓折步步呼應欲止而復起欲行而引經傳層間疊發而神理自成一片縱橫變化絕不費手非史公其孰能之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一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一篇以鮑叔事作主故先點鮑叔管仲

貧困。常欺鮑叔。即下分財多自予之類也世即以爲欺鮑叔耳然於鮑叔何有哉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

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

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一生事業

只數語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此不接於鮑叔善遇之下乃序管仲事即借仲語另起一峯從空插入章法妙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

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

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

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忽排五段前實事既略此虛事獨詳前以緊節

勝此以非語佳相間成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一句收得有力鮑叔既進。管仲

問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

多鮑叔能知人也。一作從開處折宕以贊語。管仲既任政相。齊序此又另出一頭。重提

再序局法縱橫無所不可。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是管仲故其稱

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以上韻

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

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任。權衡一。一部管子收盡數行搏

借一因字。生下三段。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

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

之。諸侯由是歸齊。此皆一匡九合中事。又提三段。另序俱不實寫。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一子語結之。

繳完。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

侯。即收完任政相齊一段。晏子過文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一稽刺客傳皆用此法。晏平仲嬰

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

衣帛。與管仲三歸反坫對。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

衡命

二十五字作八句四節兩對俊永包括

以此三世靈莊顯名於諸侯

一晏子一生事業亦只數語約略虛寫與管仲一樣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

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

子紲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案一句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折一夫子既已感寤

而贖我是知已折二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三折曲折而簡盡晏子於是延入爲上

客一晏子爲齊相出句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

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亦先作一縱石父請絕御妻請去作一樣寫夫問其故妻曰晏子

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

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前三折此其後夫自抑損晏

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因二子書已詳

言故史公傳以略勝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

事一兩入先總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轉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

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一論管仲完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只一轉莊公事亦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

者邪。轉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三轉兩所謂作兩樣

筆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執鞭。所忻慕焉。一結悠然餘韻執

史公偏只用春秋時第一流人物功業烜赫一時操觚之家不知當如何鋪序

事功只用數語序過皆於閑處點染是所同也乃管子一傳前邊過中嵌鮑

叔一段閑文而後邊散提前事重敘如青嶂對谿林花亂發晏子一傳前邊過中嵌鮑

過竟不重序後帶越石御妻兩段閑文即以終篇如桃花流水一去杳然各出

一奇妙○此篇以風致勝無一實筆無一呆筆純以清空氣運旋覺伯夷傳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一

序縣鄉里姓名字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諡官老子獨詳獨其言在耳。先撤到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側不得吾聞之良

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

之身。

凡作三段語句精綻

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

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先立三句應三句作三疊至

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上三疊此一老子修道

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一因孔子之云插序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而去。莫知其所終。一著書是一篇大旨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

之用。與孔子同時云。緊接孔子變化不測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以其脩道而養壽也。一虛敘作二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全以孔子作主穿插而史

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

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又出兩或曰與前或曰層老子隱君

子也。一又點一句作三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

孫假。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

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前以孔子相引後以孔子相配以終一篇之旨李耳。

無爲自化清靜自正。一 正根道不同來而李耳無爲清靜另自一家莊子者蒙人也。

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

之言。是緊接上傳故其著書十餘萬言。應著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

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雙承上孔子一畏累虛亢桑子之屬。前有老萊子此

只虛序皆虛語無事實。應寓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

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宕全以虛致折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一。此句

楚威王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

相尊位也。先作豔慕語不說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

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

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只述莊子數語即以完莊子之事申不害

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

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只簡序質序申子之學本於黃老。根老而主

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應著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

本於黃老。線根老子四家一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應著與李斯俱事荀卿。

斯自以爲不如非。先傳後死於李斯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

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五句作

反舉浮淫之蠹。而加於功實之上。述非子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

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

邪枉之臣。即上意作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應著書欲出說難且先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未出

將孤憤等序出作陪先倒一筆。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

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劈頭出三比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

當之。此一句貫下三段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

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

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

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三比應前三比而未此之不可不知也。一點知字夫事以

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三比之後衍作六比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問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詞。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六段之後又衍作八比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一作又點知字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前兩段俱以知字結彼自知其計。此知字作智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又排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又排兩比俱連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

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一信以上俱交淺言深。所以蒙禍。此則交深而言。伊尹爲庖

百里奚爲鹵。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

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兩喻引起承上起下。作過接。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

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一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

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

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一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

也。處知則難矣。連出三喻。恐排比難看。故中間一小束。昔者彌子瑕見愛于衛君。衛國之

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

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

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

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又自

解繹完彌子一段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

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此總收上三喻綴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

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

鱗則幾矣。一篇文字曲折無窮猶恐其直至末又幻人或傳其書至秦即以書秦王

見孤憤五蠹之書說偏不接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

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應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

李斯姚賈害之應李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

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

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

死矣申子韓子又帶出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

脫耳。繳還前不能自脫數語回環照映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

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

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四論一頭三脚以老子

文字屈伸自如變化無所不可讀之覺鱗蠶東西烟雲滿紙史公亦將猶龍乎
吾又烏乎測之也○四傳以老子提綱著書貫如一棚傀儡其實一線所穿
提之無不俱動歸震川亦云韓記合傳古本連書不斷每入界斷中行乃小司
馬之陋誠哉是言也○莊申韓皆推本老子而老子又折衷孔子傳中皆以孔
子作主關合是史公立言之旨○老莊二傳俱以虛致回氣此之謂也故接寫
跌宕反恐其弱東坡云江瑤柱雖極爽口多食則發風動氣此之謂也故接寫
申子便以簡質矯之而韓非則引說難
一篇洋洋灑灑另作奇觀妙豈言喻

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田完之苗裔也。只點一句並不少。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景公患之。先說時事。倥倥。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

能附衆。武能威敵。然文武並濟。極言其才。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武此下只就

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

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如許監軍

重不知穰苴之藉重監軍者。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

若何。正以襯後文之一笑也。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

日中會於軍門。明妙穰苴先馳至軍。立表。句。下漏。句。待賈。先裝點一番。賈素驕貴。以

爲將己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又颺開一章。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

苴則仆表決漏。又裝點一番濃一立一仆一入。先待於軍門。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

既定。又裝點一番濃一立一仆一入。先待於軍門。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

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

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先折之以正論侃侃之詞鏗鏘振響。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

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後折之以時勢外而士卒上而君

罪真不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懃忙中寫得莊

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正急之中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中又作

一三軍之士皆振慄。請監軍之故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前請救一

點寵臣之故空描一筆耳。莊賈既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

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前語與使者大懼對莊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

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兩節奇事寫得踴躍飛動其妙如此然後行已行可以

不顧矣。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

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先示之以法此結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